

封面·话题

# 儿童文学教育—— 如何实现艺术营养的传递

江建利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功能均得到认可,以儿童文学为媒介、促进儿童心智成长和语言发展的阅读实践普遍开展。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尼古拉耶娃指出,所有最新的脑科学研究都证明,文学阅读并非一种愉悦但无意义的消遣,它对我们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至关重要。说得夸张一点儿,它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玛丽亚·尼古拉耶娃:《为学而读:儿童文学的认知研究》)我们知道,儿童教育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在儿童的教育事业中,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关系到儿童的心智成长,对于培养儿童的美好情操和审美趣味,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的典型问题,是不把儿童文学当作艺术作品,只把儿童文学作品当作说教的工具或者读书认字的材料,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品质,更忽视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的艺术性特质。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理应高举艺术性的大旗,通过艺术性的教育手段,充分发挥儿童文学的艺术性特质,实现文学教育的艺术性效果。从儿童本位的视角出发,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的艺术性要求教育者,对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特质具有深刻的理解,在教育过程中能够运用艺术性手段以取得相应的教育效果。

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要求教育者深谙儿童文学这一媒介的艺术品格和作品的艺术品质。儿童文学有着与成人文学截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儿童文化对于游戏性和生态性有着不同于成人文化的强烈要求,形成了儿童文化非功利性的独特精神气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突出地体现了游戏精神和儿童趣味性,显示出不同一般的艺术品格。



视觉中国 供图

## 1 “游戏精神”——儿童文学艺术性的核心旨趣

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的艺术性以真正的“游戏精神”为核心旨趣。这在写作的层面上既是作家对儿童生命需求的审美呼应和引领,也寄寓了作家再造童年的游戏冲动;而在读者层面上,游戏精神则不仅是儿童现实渴望的替代性满足、现实游戏的心里转移,更是童年人格的审美建构和精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李学斌:《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可以说,游戏精神最能彰显儿童文学独特的价值取向,最能体现儿童本位的艺术性实质。比起在成人文学中游戏性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难以摆脱功利主义的枷锁,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可以天马行空,轻灵飞升,自由徜徉于天地。举例来说,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属于周作人所谓“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周作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无意思之意思”体现了儿童文学作品具有游戏精神的艺术性特质。

具有艺术性的儿童文学处处体现着游戏精神,表现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知识,是实现以游戏的形式体现游戏精神,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合家欢赛

跑”“疯茶会”“槌球场”,也可以以语言游戏的形式表现游戏精神,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存在大量的文字游戏,让读者体会无限趣味。游戏情节和语言游戏可谓儿童文学呈现游戏精神的“双璧”,具有明显的辨识度。

另外,儿童文学作品中诸多描写皆不由自主地体现游戏精神。儿童文学经典《杨柳风》以诗意的描写营造着游戏精神。“矮树林,小山谷,采石场,以及夏季繁叶荫翳遮蔽的所有隐秘之处,往昔那些神秘探险宝地,现在全都暴露无遗,秘密惨不忍睹地大白天下;它们仿佛在请求,要他暂且宽恕它们的粗陋和寒酸,请他等到它们能像从前那样到盛大的化妆舞会上狂欢时,再来用老花招逗弄和迷惑你。”(格雷厄姆:《杨柳风》,赵武平译)这段描写体现了人物与自然的游戏关系,如果读者不了解儿童文学独有的游戏精神,就很难体会作品儿童本位的纯粹趣味。深刻理解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功能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成人真正与儿童“携手走在人生的路上”。

## 3 文学教育的艺术性实现手段

在深刻理解儿童本位的艺术性的基础上,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要求教育者,通过使用教育过程中的艺术性手段以实现教育过程的“双璧”。所谓艺术性的教育手段,需要教育者从儿童的艺术审美特征和需求出发,考虑如何彰显儿童文学的艺术性特质,发挥其艺术性教育效果。显然,传统文学教育中惯用的机械记忆和背诵、填鸭式灌输等教育方式是儿童本位的文学教育背道而驰的。从儿童本位的理念出发,艺术性的教育手段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充分信任儿童的艺术感受力,适时对儿童的艺术性反应给予肯定和鼓励。以笔者之经验和观察,儿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有独到的体会和反应。比如在阅读儿童故事《属鼠蓝和属鼠灰》中《语言大师》一篇时,儿童在读到“妈妈让我洗澡,我却跑到洗手间把自己给洗了”时会放声大笑,而且在重复阅读同一章节时每每报以戏剧化的笑声。在这时,儿童教育者应及时肯定儿童的文学感受力,而不是对之戏剧化反应进行质疑。同样的道

理,在儿童传诵改编的“地下儿歌”或荒诞诗时,教育者亦不宜高举道德训诫的大棒,对之进行思想教育,而是观察和肯定儿童在理解这些富于创意的作品时所表现出的艺术感受力。这无疑需要儿童本位的理念才能做到对儿童艺术天性的信任和肯定。

第二,以游戏的方式让儿童充分体验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和艺术品质。儿童文学是游戏的文学,也适合教育者与儿童进行游戏互动。以《好神奇的小石头》为例,教育者在为儿童阅读这本图画书时通常需要对儿童进行提问,让儿童猜测小石头接下来会变成什么。这本身是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中的体现,但在教育者担任提问者之后,也要让儿童走上提问者的岗位,让儿童成为游戏的主导者。教育者在回答提问时要采取多样的、艺术性的回答策略,以激发儿童的游戏兴趣,保持游戏的开放性。在儿童本位的视域下,教育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教师,而是同儿童一样的共同学习者和游戏参与者,真正与儿童携手走在文学教育的路上。

## 4 鼓励儿童的艺术创造

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之后,鼓励儿童的艺术性表达和创造。对儿童艺术性创造的鼓励基于对儿童审美能力的信任和鼓励,而儿童在真正的文学教育和常常给教育者以惊喜。在笔者所带领的团队对北京、苏州、南京、青岛等地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鼓励儿童进行童诗创作是有效的文学教育手段。在童诗创作的过程中,儿童更容易进入童诗的艺术世界,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童诗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质,而且可以发展自身的艺术创造能力。

除了鼓励儿童进行童诗创作之外,教育者还可以组织儿童就阅读的文学作品进行绘画创作,用自己的画笔表现文学的艺术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深谙儿童艺术天性的特质,并且信任儿童艺术创作的价值。儿童的艺术天性为诸多伟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感。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优秀艺术作品的精神气质具有同构性,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赵元任在自己《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本的献词中会引用孟子的名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无独有偶,毕加索在回顾自己的艺术发展历程时,认为自

己“像孩子一样画画”才走上了艺术的成熟之路。在文学教育的艺术性实践过程中,教育者的艺术鉴赏力和品位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们访谈的发现来看,成人本位的教育者往往会对儿童的艺术眼光看待儿童的艺术创作,以“像不像”作为作品质量的主要衡量标准,以“有没有将画面填满”作为作品完成度的标准。而秉承儿童本位的教育者以作品的创意、对艺术瞬间和艺术感受的捕捉力等体现艺术实质的观念来看儿童的创作,不拘泥于技法与篇幅,这将鼓励儿童的艺术创造力发展,并提高儿童文学阅读的艺术感受力。

总而言之,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需要具有艺术性品质,儿童本位观念为文学教育实现艺术性效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路径。这里提出的儿童本位的艺术性,需要教育者深刻理解儿童文化的艺术性内涵,不以功利主义、成人本位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儿童在文学教育过程中的艺术创造和艺术表现,而是以具有艺术性的教育手段,实现提升儿童审美感受力和创造能力的文学教育目的。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若将儿童读物的源头溯至格林童话,那么它已走过了210多年;若认为卢梭的《爱弥儿》是源头,则在此基础上再加50年。当然,如果把儿童读物的外延再放大的话,可能会更早。

这两百多年来问世的各类儿童读物,不知陪伴多少孩子度过了美好的童年。那么应该怎么读儿童读物?这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当我带领孩子阅读童书时,我往往既会以教师的眼光研究,也会以家长的身份审视。现就我陪自己两个孩子阅读的经历,从关注插图、选择版本、发现模式等角度,谈一点几对儿童读物的感受与体会。

### 关注插图

“爱丽丝挨着姐姐坐在河边,姐姐在看书,她没事可做,开始觉得无聊。她瞄了一眼姐姐正在读的书,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心想:‘一本书没有插图,又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用呢?’”

每次给儿子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这一段时,我总会忍俊不禁。因为儿子出生后,大他5岁的姐姐偶有担心:万一弟弟抢她心爱的书怎么办?后来发现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弟弟看的书全是图画,没有几行字,姐姐觉得很幼稚;而令姐姐如痴如醉的那些书,弟弟根本不去翻,“没有图,不好看”。

这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小朋友就是喜欢看有插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阿长与〈山海经〉》中,小鲁迅迷上《山海经》,就是因为里面有绘图,像“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之类的;喜欢看《花镜》,也是因为“上面有许多图”。

爱丽丝说得没错,有些童书没有插图真的无趣。如果莫·威廉斯的《开心小猪和大象哥哥》只有文字,能成故事吗?其趣点全在插图,文字只是串词一般的存在,甚至连文字都有插图的效果,比如作者通过字体的大小,体现声音的高低,或心情是平静还是激动等。

E.B.怀特《夏洛的网》的插图出自盖斯·威廉斯之手,就是为《时代广场的蟋蟀》画插图的那位大师。我们发现小猪威尔伯、老鼠坦普尔顿,连恐吓威尔伯“农民会杀了你,把你变成熏肉火腿”的老羊都有表情;可真正的主角,即躲在谷仓门框上用蛛丝大网挽救了威尔伯性命的夏洛,我们连脸都看不清,更不要说看清其表情了——据说一开始盖斯给夏洛画了个女人的脸庞,可被怀特拒绝了。不是性别的原因,而是根本不希望画出夏洛的表情,理由是:“这本书一定要展现一个很迷人的夏洛。我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画家就得描绘出神态和姿势,而不是面部表情。蜘蛛的脸部很小,事实上它们几乎没有,或者至少头部相对来说是不太显眼的。不过它们有8条清晰而漂亮的大腿和胳膊,灵活得都能跳芭蕾舞了。”从这段话中,我们既看到了作家对艺术效果的执着与追求,更习得的是未来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路径——这些对小朋友而言是浸润式的影响。

### 选择版本

越是经典的读物,越会受到更多出版社的青睐,因此版本也就越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的不是“只取一瓢饮”,而是带着孩子对比多个版本并进行阅读。听着耳熟能详的故事,看着不同的插图或编排,也别有味道。

最先给两个孩子读的《西游记》是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那套60册的连环画,于我而言,有怀旧的味道。遗憾的是这套书是64开本,字太小,而且是黑白色,总觉得对孩子的眼睛不够友好。于是就换成了湖南美术出版社50开本的彩色版连环画,全套25本,著名画家童介等人插画。阅读时,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这本书的牛魔王与那本书中的不一样”“这个是黄袍怪吗”之类的话,说明他们在不同版本的对比中,已产生了审美和思想层面上的原始感知。

类似的选择情形,也会发生在观看由儿童读物拍成的影视作品时。影视往往是对原作的二次开发,不同的编导导演会制作出大不同的产品;观看不同版本的故事,也会触发孩子进行对比与辨别,哪怕只是朦朦胧胧甚至是无意识状态的。孩子往往认为,故事中的角色是真实的,或者说他们拒绝承认白雪公主、彼得·潘等是虚构的,当然他们不一定懂“虚构”这个词。

在不同版本作品的对比阅读中,大人会惊喜地看到孩子们的选择与坚持、思考与理解。我想,在阅读时,教师或家长除了让孩子阅读故事本身、欣赏书中插图构思与色彩外,还可以带着他们通过对比,或想象,或朗读,以慢节奏感受一些细末之处的微妙,哪怕是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对素养的形成也大有裨益。

读家观点

# 作为「陪读者」的观照

教师和家长双重身份下的儿童阅读体会

师廷峰

### 构建模式

应该说,很多故事都是有模式的,至少是有母题的,儿童读物的模式尤为明显。在我家,这个模式是女儿发现的。

伴我度过童年时代的,主要是火柴盒、泥巴之类的玩具或可以加工成玩具的材料,没有看过几本书。我的中学时代,似乎没有课外阅读或名著阅读之类的说法,好在有教材,就足够对付考试了。大学读中文系,开始了报复式的阅读,但已然过了对儿童读物感兴趣的年龄。

我对儿童读物的阅读很不够,所以最早给女儿读故事时,差不多只是嘴皮劳动,不入脑的。记得在读“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时,女儿问我:“为什么哈利·波特也是个孤儿?”“也”这个词告诉我,不能回答他父亲去世了,而要回答原因,于是我脑海中没有多少儿童故事,于是凭语文教师的本能问女儿,你读过的故事中还有谁是孤儿?女儿说了一串,《绿山墙的安妮》中的安妮,《詹姆斯与大仙桃》中的詹姆斯,《秘密花园》中的玛丽,等等。

本来以为,孩童的阅读是散点的,并且只在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我女儿和儿子身上,真切感受到孩童在阅读时也会建立关联,并且他们的记忆力好得让人不可思议。像《詹姆斯与大仙桃》确实只是传统的儿童读物,其逻辑是简单的,主题也是外显的,但它们有母题特质,等将来读曹文轩《青铜葵花》、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同母题的作品时,或许又会唤起儿时的阅读积累和经验。

鉴于此,我后来在孩子准备读物前,会做一番功课,以期在一定时段内,阅读在情节构思、人物形象、故事结局等方面比较接近的读物,而非之前只要有口碑的或获过什么大奖的作品。比如,先阅读讲匹诺曹故事的《木偶奇遇记》,随着长大跟进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乃至中学时代要读的《海底两万里》《格列佛游记》《西游记》等,这些都算为“××奇遇记”系列。孩童阅读群书,能更好地感知某类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构思故事情节、表达主题等方面的共同点。布鲁纳认为,“迁移”是教育过程的核心。那么,我们在阅读跟进时首先要建构的意识,而建构要基于群文阅读和海量阅读。

有人说,一个人的阅读主要有三个阶段。学龄前和小学阶段是基于兴趣或为了培养兴趣的阅读,中学和大学阶段是为了求知的阅读,毕业后多是为了专业或职业的阅读。往往只有在第一阶段播下饱满的种子,才能看到后两个阶段的发芽、开花和结果。

对于儿童读物,每个人一生中一般也会有三个集中阅读的阶段,分别是自己的童年时期,做了父母后带着孩子阅读的时期,做了祖辈后带着孙辈读的时期。相信自己在童年时期读的只是书中人物的故事,而到自己成了祖辈阅读时,书中人物的故事,差不多也是自己的故事吧。

(作者单位系温州市实验中学)